

【關於十四松的變異·松野家之亂】之二

由於這篇真得很長所以分兩篇！！

*

一覺醒來的阿松打了個哈欠。

「呼哈，這裡是……哪啊？」他伸個懶腰仔細看清了身邊景物，這才發現自己正坐在了無人煙的公園長椅上，「欸，我不是找豆丁太喝酒，他人呢？」他起身前往了豆丁太小販以往擺放的位置。

卻發現那裏被另一個不認識的攤販給取代。

「這怎麼回事啊？」他一臉茫然的走上前去詢問，「老闆，這個位置之前的矮子老闆呢？」

老闆道：「這裡的老闆一直是我，請問您說誰呢？」

「咦？」剛睡醒的阿松腦袋運轉實在不好，他甚至懷疑是自己耳朵聽錯了，「你剛才說得是什麼意思，怎麼我聽不懂？」

「小哥你還年輕就耳背，我只能……」老闆輕拍他的肩膀，「祝福你了。」

「啥！我沒耳背啦，只是剛睡醒有些意識不清，你這人是看不懂喔，沒聞到我身上濃濃的酒味嗎？」

「抱歉沒注意到！」老闆哈哈笑道，絲毫沒注意到阿松火大的神情。

「搞什麼，一早就遇到這種人……」因為宿醉而引起的頭痛，讓他微微發疼。

他撫著額嘆了口氣。

「啊啊頭好重，先回去睡一起兒吧。」正當他準備踏步回家時，眼前突然被一道濃濃白煙給遮掩住視線，「這怎麼回事？」

對於眼前一片霧茫茫，阿松感到困惑。

「阿呀，難道您還沒發現自己到達了另外一個世界嗎？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阿松轉頭面向聲音傳出來的方向，只見濃霧裡頭走出了身穿天使裝的男人，而那張臉無疑是他熟悉不過的臉，「呃、輕鬆？」還在擔憂是否有看錯，阿松揉了揉眼再次看向那個天使裝的男人。

「輕鬆沒錯吧，你穿那是什麼樣子啊，而且裙子下面還套了件褲子，你忘了脫——」才剛說完，就被對方一計手刀送上去。

對方氣喘吁吁的回應道。

「我我我——才不是你認識的那小傢伙，還有這是，啊、就是你們人類所謂的Fashion啦！沒錯！」他鄭重地說著，為了不讓人知道這是自己的一時疏忽，「現在我們天界正流行，是吧。」輕鬆的目光飄向了阿松身邊，在那團白霧中有幾個影子在裏頭竄動。

而當中有人注意到了輕鬆的視線，這才發覺一件重大事情。

「一松哥哥，輕鬆哥哥的褲子忘了換下來了欸。」他張著大大的眼珠子望向了後頭的一松。

「阿，真的欸。」他語氣平淡，「反正沒差，無能大哥怎麼可能會注意到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，可是阿松哥哥發現了。」從輕鬆慌張的態度及說話的嘴型來推測，那個腦袋不靈光的大哥，這次腦筋轉得異常快阿。

「話說回來，還真沒人注意到輕鬆哥哥的下半身阿？」

「因為不重要。」

「肌肉，肌肉，加速加速！」十四松依然精神亢奮，完全沒打算融入他們所設定的世界觀。

「說到Angel那不正是我所擅長的嗎？」唐松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故作帥氣姿勢，彷彿眼前有無數個攝影機正將鏡頭對向他，令他不自覺的連擺了好幾種Pose。

楸松冷眼看了唐松一眼，不語，又將視線轉回長兄跟輕鬆身上。



「你說你是天使，所以我死了嗎？」阿松問。

「你並沒死，只是回到了屬於你的地方。」輕鬆回應了他的問題，「你跟著我走就知道怎麼回事了。」他帶領著阿松離開了公園，一步步來到了松野家的門前。

天使裝的輕鬆指著松野家門的牌子。

上面列有這間屋子所有住人的名字，當中有父親、母親還有幾個兄弟的名字，唯獨他的名字沒出現在上面。

「這什麼惡意玩笑阿，太過分了吧！」阿松股著臉氣沖沖地說著要進屋裡找人算帳，卻被輕鬆給伸手阻攔在門外。

「現在的你，對於這屋子裡的人來說只是個陌生人，我奉勸你進門前先按電鈴吧。」

阿松抬頭瞥了天使輕鬆一眼，一臉無法置信。

「啥，這我家為什麼還得按電鈴阿，輕鬆、你在跟我開玩笑的話，我真得會生氣喔。」阿松推開了阻擋在前面的輕鬆，毫不理會他的忠告，自顧自地闖進了屋裡。

正當他準備伸手拉開大門時，一個黑影站在門前，搶先在他之前面開門。

「啊？」站在家門前的人，愣愣地望著他。

「喔喔唐松你來幫我開門嗎，真不愧是次男啊！」一見到唐松的臉，阿松開心的湊上前去，單手摟著他的肩膀，「哈哈，剛剛還在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阿，一看到你就放心啦，說到底——」或許是見到熟悉的臉，讓他有忍不住多聊了幾句。

「你是哪位？」

「這裡到底怎麼回事……嗯？」自說自話到一半，卻聽到唐松說出的那句話。

此時的他，彷彿感覺到腦袋裏頭閃過了無數道閃電劈拉啪啦作響，搞得他頭疼。

「你，你剛才說什麼？」原本還掛在他嘴角的笑容，慢慢地消失，至今他仍沒搞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。

沉醉於自我演技的唐松輕甩了下頭髮。

「雖然不認識你，但你跟我長得真像，這一定就是所謂得Destiny吧。」

喂，是誰叫唐松過來的阿，一松！

聽著唐松自以為是的發言，輕鬆差點沒昏倒，這段本來是這樣的嗎？

他用眼神傳遞了如此訊息給了一松，只見一松不滿的咋舌，顯然不願意去幹這種蠢事。

既然要找至少也叫個像樣的，像是Totty之類的啊！話說Totty人咧？

他左顧右盼的四處尋找楸松，卻發現不知從何時開始，那小子已經不見人影。

啊，剛才他說去小便了，還是去聯誼，忘了。

一松也用眼神傳達如此訊息。

這也讓他發現到——六胞胎也能夠心電感應的這件事。

「啊，既然發現了不錯的秘密，還是先記錄下來。」一松掏出了不知哪冒出來的筆記記下今日的發現。

不要用筆寫下這些瑣碎的事情啊，別放棄啊，一松！

這下該如何是好呢。

輕鬆不安地望著唐松，只見他越來越難受控制，既然要把大哥當成陌生人，那你為什麼還跟陌生人說一堆話啊！現在換成你是小孩子，老早就被人口販子拐走了啊唐松！

「嗯？」注意到輕鬆的視線，唐松才稍稍止住自己，「話說回來，你長得跟我一樣卻不是我的兄弟……難道你是另一個我嗎？」

你到底有多想把SF給帶進來啊！

正當他疲於內心吐槽時，一個精神十足的身影朝松野家快速飛奔了過來。

若他沒猜錯，那個身影的主人一定又是另一個不定時炸彈吧。

他想著，那個身影的主人突然在門口緊急剎車。

「我回來了！」十四松挺直著背脊，做了個十分標準的敬禮動作。

「喔，十四松啊，快來看看這位跟我們相似的人，你一定會很吃驚。」唐松邊說邊將十四松拉到阿松面前，讓他們兩面對面互相注視著對方的雙眼。

眼看著計畫要破滅，輕鬆正打算衝出去。

才剛踏步出去，他卻因不小心踩到裙襬而跌倒。

「啊！」他整個人撲倒在地面，心裡頭還念念不忘著要挽回可能破滅的計畫，「我不能在這裡倒下，我必須要去……」他用手揉了揉剛才擦傷的鼻子，吃力的站起。

「啊、十四松，還記得我是誰嗎？」阿松怯生生地開口，就怕聽到足以毀滅世界的話語。

六胞胎中，唯獨十四松不會對任何人說謊，若是必須隱瞞的事情，他會憋著不說，除非有人問起他才會老實回答。

因為那樣天真的傢伙，就是這樣的人。

阿松緊抓著衣擺，心中有無數的不安，明明是個一眼就能看穿的猴戲，但為什麼他無法認為這一切只是假象呢？

他甚至無法在心理說服自己，這是假的！這只是輕鬆那群混蛋弟弟們演的搞笑戲碼，啊哈哈、他們還真壞啊，老是開這些無聊玩笑，血緣相繫的兄弟才會有相同的面貌啊，怎麼可能會有陌生人長得一模一樣呢。

他只能在內心說著這些話。

這就是大哥包袱嘛，一旦習慣揹上了，不管怎樣也甩不掉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十四松笑著答道，帶給阿松一絲的希望。

「別搞砸啊！」一邊怒咬著手帕的輕鬆小聲說著，用眼神向唐松使個眼色。

「No Problem。」唐松比了個拇指，向輕鬆保證一切沒問題，都在他的預料之中。

然而輕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感到不安啊，唐松本人並不了解。

「相信十四松吧，他也已經不是小孩了，我們都是成年人了……這點可別忘記了，輕鬆哥哥。」一松雖然不信唐松，但對十四松的理解可不比其他人還少。

「是這樣嗎？」輕鬆各種不安，一臉懷疑的望著與阿松對話的十四松。

「你知道我是誰嘛！」阿松正感到欣喜，「我就知道，十四松你是最誠實的傢伙！」

「聖澤莊之助！」十四松指著阿松的鼻頭大喊，然後撲到阿松身上，「沒想到會再見到聖澤莊之助，我好開心唄！」他興奮的蹭著阿松的臉。

到底哪裡長得跟聖澤莊之助一樣啊，這是其他人所不解的謎題。

「不是啦，你搞錯了，我是大哥啊！」阿松用力地推開十四松，辯解道：「我是跟你生活了二十幾年的六胞胎中的大哥啊！」

「可是，大哥是輕鬆哥哥啊？」十四松困惑地眨著眼睛。

這回答讓身旁唐松的笑臉盡失。

「欸、那我呢？」他指著自己。

「啊、唐松哥哥是會說話的寵物，還有……啊咧，接下來是什麼來著？」他疑惑的搔頭，默默地從袖口掏出了一張紙條偷看。

-TBC